通鑑直解 廿四

志

漢書門
類 八七七五號
一六函
一二冊
一六架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七七五 號
一六 冊
二四 函
一八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775
冊數 16（14）
函號 284 67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通鑑直解卷之二十四

宋紀

唐之後爲五代。曰梁。唐。晉。漢。周。遞興遞亡。總不過五十餘年。當是時。干戈日尋。海內分裂。稱帝建國者。十有餘姓。而皆竊據僭號。非天命眞主。至宋太祖。始統一之。太祖在周時領歸德軍。起於宋地。遂以宋爲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宋家一代的事故稱宋紀。

太祖皇帝

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生於洛陽之夾馬營有紫雲黑龍之瑞。周世宗時。爲殿前都點檢。屢立大功。人心歸服。及恭帝嗣位。爲衆軍所擁立。遂受周禪而有天下。在位十七年。廟號

淺草文庫

太祖

二月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汴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吾兒素有大志

定州即今真定府所屬定州安喜是縣名即定州地方陳橋是驛名汴是宋建都之地即今開封府宋史記建隆元年二月太祖既立太廟追崇祖考即尊奉其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史臣因叙說太后乃定州安喜縣人有賢德治家嚴正事事都有家法生五子長曰匡濟次匡胤即太祖次光義即太宗次光美次匡贊匡濟匡贊早卒太祖爲都點檢時領兵出禦漢寇行至陳橋驛諸將士逼立太祖爲天子把黃袍加在身上太祖不得已

而從之。那時家眷都在汴梁。太祖先遣麾下楚昭輔入汴。慰安家人。母后聞之說道。吾兒見天下久亂。素有濟世安民的大志。今果爲天子。不負其志矣。及是尊爲皇太后。太祖拜於殿上。群臣稱賀。滿朝無不欣躍。太后獨愀然不樂。憂形於色。左右因進說。臣聞母以子貴。今子做了天子。尊爲太后。似這等極貴。何故反有不樂。太后答說。吾聞之古語。爲君的最難。蓋天子以一身處于四海兆民之上。任大責重。若兢兢業業。治之得其道。則兆民允懷。此位可以久居。纔是尊貴。苟少有忽略。失所以制馭之道。則民心離散。爭奪並起。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矣。何尊之有。此吾所以憂之也。太祖聞其言。深有儆悟。乃再拜說。謹受母后之教。大人君受命而興。以弘太平之業。必有賢母篤生而訓迪之。太后受冊之日。不以尊位爲樂。而深以失馭爲憂。丁寧剴切。有古儆戒之風焉。可不謂賢哉。所以成太祖之仁明。而培宋家之元氣者。其本原深遠矣。

翰林當以宿儒處之　竇儀清介重厚　卻立不肯進

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

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端明是殿名宋有端明殿學士官備顧問預議論班在翰林學士上挺冠露額叫做岸幘太祖用竇儀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醉酒亂性致有過失貶為比部員外郎太祖與宰相范質等說翰林學士職掌制誥宿直禁中禁中是深邃嚴密之地不宜濫用浮薄少年當選老成的儒者處之范質等對說原任學士竇儀清修廉介持重敦厚最為稱職但其資望既深已從翰林陞端明殿學士了今若復用為翰林學士恰似降下他官與一般太祖說翰林職任清要非此人不可當日命下還入翰林雖若落其端明實則加以寵任也一日太祖要降制書召儀起草儀到內苑門邊看見太祖挺冠露額跣足而坐因退立不肯進去太祖知其意就便討索冠帶整理威儀而後召入竇儀因奏說陛下新得天下創業垂統為後嗣之所取法四方之所瞻仰必須動遵禮法以示天下若或輕褻威儀傲慢賢士臣恐豪傑聞之以為陛下不能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為將解體而散去也太祖深納其言肅然斂容謝之自此之後雖對近褻之臣未嘗不衿莊束帶焉故有宋一代之君待士大夫最有禮皆太祖之家法也

太祖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

趙普可謂深慮矣

補綴奏牘

圖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普又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臨幽燕即今順天府地方太祖即位之時幽燕之地尚屬北虜契丹太祖急欲取之一日普以幽燕地圖示宰相趙普計議進兵的方略普以幽燕之地久為契丹所據彼國無釁恐攻之未必能取就使取得未必能守而蔡州團練使曹翰往往喜立功名疑其希旨為之乃先問說這地圖必出于曹翰之手太祖說果然因問說朕今就用曹翰為將卿料他取得幽燕否普對說論翰才力或亦可取但此地取之固難守之尤難不知既取之後誰可守之太祖說就着曹翰守之普對說假如翰死誰可替他太祖默然無言思之良久乃嘆說卿為國忠謀可謂憂深慮遠矣普留在太祖前薦舉某人為某官太祖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太祖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見其違旨奏擾大怒把奏本扯碎棄擲在地普顏色不變跪於地下將碎紙拾起懷之以歸他日也不再寫只將舊本補綴復奏如

刑賞天下之刑

官

初太祖始知普爲國薦賢非有私意卒用其
人焉大抵忠臣事君惟論事之可否而不敢
阿吉取容以負委托趙普之於太祖於其所
欲取者則力阻之而不以爲抗於其所不欲
用者則力薦之而不以爲嫌可謂忠於謀國
矣而太祖皆能從之君臣之際相得益章所
以開一代之太
平者豈偶然哉

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
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卿若之何普曰刑
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
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

趙普剛毅果斷

塵埃中識天子宰相

隨之太祖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從太祖久得志屢以微
時所不足於太祖及已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
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
敢言

宋史又敘趙普事說趙普爲宰相時有羣臣
資望相應合該陞官太祖素不喜此人不准
推陞普再三執奏說其人可用太祖大怒說
道朕決定不用此人卿將我如之何普又奏
說刑罰所以懲惡爵賞所以勸功此乃古今
之常道不易之定理也此人有功豈可不與

陞賞。且刑賞乃天下之刑賞。非一人之刑賞也。天下以為當刑。雖天子不得以私喜而慶法。天下以為當賞。雖天子不得以私怒而靳恩。陛下豈得以私喜私怒專制刑賞之柄。不顧天下之公議乎。太祖見趙普不依順他。越發惱怒。不顧而起。趙普也不退。徑跟隨着行。太祖入宮。普立宮門外。良久不去。竟得太祖感悟。准陞此官。其剛毅果斷。執法不撓。大率如此。然普從太祖起側微以至宰相。為日最久。及既得志。屢以微時輕慢太祖。與自己的人言之於上。意圖報復舊怨。太祖說凡人識見短淺。豈能逆覩未來。若使茫茫塵埃之中。可識其人他日當做天子。其人他日當做宰相。則人人皆將訪求物色。都去結納他了。夫英雄豪傑處窮困之時。被人輕賤。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區區舊怨。何足計乎。自此以後。趙普悔悟。不敢復為報怨之言。大抵人心各有所蔽。亦各有所明。太祖不用素惡之人。趙普說天下刑賞不可以喜怒專之。此真宰相之言。至于趙普不忘素怨之人。太祖也說塵埃中不可識天子宰相。亦是天子之量。君臣之間。各以所明。攻其所蔽。故能成一代之治如此。

賜裘帽
服全斌

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太祖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

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初太祖遣大將王全斌將兵伐蜀之時。會汴京大雪。寒甚。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向着紫貂裘帽。出以視事。忽謂左右說。朕在氈帷裏面。穿了這等溫暖的衣服。身上猶覺寒冷。我思那西征的將士。日夜在原野中。衝霜冒雪。不知何以堪處。即解下所服裘帽。遣中使馳至蜀中。賜與全斌。仍慰諭衆將說。朝廷深知爾等寒苦。但裘帽有限。勢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謝感激。殊恩至於泣下。諸將士亦人人思奮。願效死力。故所向輒有成功。出兵六十日。而兩川悉定。蜀主孟昶舉族來降。皆太祖有以勵之也。按此事與古投醪挾纊事相類。昔楚人有獻酒醪於楚莊王者。莊王欲分給諸將士。以人衆不能徧。乃以酒傾在河裏。令諸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又楚師伐宋。值大氣甚寒。楚王念將士寒苦。以溫言拊卹之。三軍之士。人人感奮。暖如挾纊纊緹一般。蓋將士身冒鋒鏑。自死一生。常患朝廷不能知之。朝廷一加存恤。則其氣自倍。而成功易矣。古之英君。所以鼓舞豪傑者類如此。此將將者所當法也。

太祖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也。

溺器。是便溺的淨器。昶。是蜀主孟昶。太祖平蜀之後。見孟昶一箇便溺的淨器。是七樣寶貝鑲嵌的。太祖大怒。就命打碎之。說道。器用貴賤。各有所宜。這溺器是器之至穢至賤者。

洪乃以七寶裝飾不知又用甚麼樣的器皿去盛貯飲食似你這等暴殄天物驕奢淫縱不惟損一己之福亦且盡百姓之財如此而不滅亡更待何時哉此可見亡國之主與興王之君其奢儉迥別如此大抵創業之君生長民間備嘗艱苦故能節用愛民垂法後世亡國之君沉溺富貴不知小民疾苦縱欲自恣而邪佞之臣又往往阿意逢迎導之以奢侈淫佚之事卒之樂極生悲民窮財盡或自促其壽命或覆亡其國家從古以來興亡之迹如出一轍

可不戒哉

春正月太祖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

槖中唯圖書衣裳

以書彬爲宣徽南院使

懲勸國之常典

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爲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康謹並進爵秩曹彬自蜀還槖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太祖深嘉之以爲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宋時有宣徽院設南北二院使總領內諸司及內侍之籍蓋貴近之職也初王全斌等平蜀之後縱飲貪財不恤軍士蜀兵因而作亂兩川之民爭應之全斌又誘殺成都降兵三萬衆心愈益憤怨蜀地幾不可守乾德五年春正月太祖自聞蜀兵作亂凡有公差從蜀中來的都着他具狀陳奏王全斌等不法的事情於是盡得其罪狀乃皆召還京師念其初立大功不欲付法司究治只敎中書省宰相審問他事情的虛實全斌等不能隱情將貪黷財貨殺戮已降的罪名都招承了太祖因他吐實認罪又以其有大功姑從輕處降授全斌爲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爲昭化節度留後都監王仁贍爲右衛大將軍於內有都部署劉光義副都部署劉廷讓這兩員將官廉靖謹飭乃並陞爵秩以獎之

又有都監曹彬平素清介自持諸將在蜀中多取子女玉帛彬自蜀還槖中惟圖書衣服而已且能禁戢部下所過秋毫無犯太祖深嘉歎之陞爲宣徽南院使彬辭說臣與諸將同功一體今征西將士皆得罪左遷臣何敢獨受上賞太祖說卿有平蜀大功又不以此矜驕誇伐與諸將貪肆的不同一懲一勸乃國家常典何必以諸將之故而辭之竟不許其後曹彬卒爲名將按征西將士全斌爲主帥曹彬等副之是全斌乃功首也太祖於全斌則貶降而不顧於曹彬則擢用而不疑豈非以彬之廉謹有恤民之惠而全斌之殘不足以贖貪酷之罪哉易經上說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太祖得之矣

春三月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昭素有學

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太祖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太祖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太祖愛其言書于屏几

處士是隱居有道之士太祖開寶三年春三月徵聘河南處士王昭素爲國子監博士昭素爲人素有文學德行精通易理嘗撰著易經論說三十三篇一時學者多師事之太祖聞其名召見于便殿此時昭素年已七十餘歲矣太祖命他講解易經中乾卦至第五爻辭九五飛龍在天九是陽數五是君位以九居五是聖人爲天子之象就如龍稟純陽之氣飛在天上能興雲致雨潤澤萬物一般昭素講到此處就斂容正色而奏說此爻正當陛下今日爲天子之事乃援引古今之事以爲證據因而寓諷諫的微意以見天位至艱君身至重不可以不慎也太祖大喜就問他治天下與養身的道理昭素對說治世莫如保愛萬民養身莫如寡省嗜慾蓋民爲邦本治天下者必輕徭薄賦布德施惠使百姓安樂則邦本寧固而太平可保故治世莫如愛民也慾爲身害養身者必愛養精神凡一切傷生伐性之事皆絕而不爲則身體康健而壽命延長故養身莫如寡慾也太祖愛他這

言語切於實用。書寫在屏風及几案上。以時時警省焉。然寡慾愛民。固皆致治之要。而寡慾一言。又爲愛民之本。蓋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慾。人主多慾。則奸諛之徒。必巧爲進奉。閭閻之下。必困于誅求。虧損德業。無甚於此者。故寡慾一言。不但可以養身。亦愛民治國之要也。

永寧公主用翠羽

秋七月。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襦。即今之披襖。官家。是天子之稱。肩輿。是擡的小轎。開寶五年秋七月。太祖的女永寧公主。曾穿一領貼繡鋪翠的襦入宮中。太祖嫌其奢侈。向公主說。汝可解此襦與我。自今以後。再不要如此裝飾。公主笑說。此襦所用得幾多翠羽。却以為過費。太祖說。我之所惜者。不專為這件衣服。主家既穿此衣。宮中妃嬪。及皇親貴戚每見了。必都相倣效。所用翠羽必多。京城中翠羽之價。必貴。百姓每逐利。見此物可以取利。必然都去捕捉那翠鳥。展轉販賣。傷生害命。從此漸廣。皆汝此衣有以致之。汝罪過多矣。汝生長富貴。不知艱苦。當思人生福分有限。不可用盡。愛惜撙節。長得受用。豈宜造此惡業之端。自損己福耶。公主乃惶恐謝罪。又一日公主侍坐於太祖之側。與皇后同勸太祖說。官家做天子日久。便受用些

也。不為過。豈不能用黃金裝飾肩輿。乘以出入乎。太祖笑說。我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莫說肩輿兼將宮殿都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思這財物。乃是天下萬民的膏血。我為天下主。不過為天下守此財物。以備緩急耳。豈可將來自己妄費。不顧天下利害乎。古人有言。人君置身兆庶之上。當以一人之勤儉撙治天下。不當以天下之財力。供奉一人。苟專以自家奉養為意。則窮奢極欲。無所不至。民力必然耗竭。帑藏必然空虛。一旦天災流行。民窮盜起。天下何所倚賴哉。此我所以不敢恣意妄費也。汝等當識此意。不可再以為言。夫宮闈之好尚。係四方之觀法。服飾無度。則天下化之。漸以成風。樸散實漓。民窮財盡。皆由於此。其害不止於傷生折福而已。太祖身歷艱難。不敢以一身之奉。竭天下之財。故其

訓戒於家庭者最爲激切創業之君其用心類如此守成者所當時時警省也

江南一以委卿

李煜一門不可加害

九月命曹彬帥師伐唐初帝屢遣使諭江南國主入朝不至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將兵十萬以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闘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曹彬仁厚

唐是南唐五代之亂有李昪者據有江南地方自稱爲南唐傳子及孫李煜國勢日削貶號爲江南國王開寶七年九月太祖命曹彬統領兵馬以伐南唐先是江南國主李煜稟奉宋朝正朔太祖累次差人諭意徵他入朝李煜拒命不至太祖大怒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官潘美爲都監官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官統兵十萬以伐之彬等辭朝將行太祖戒諭之說江南軍旅之事一切都委任于卿切不可恣爲暴虐殺掠生民務要廣布朝廷威德信義使其自然歸順不須急圖成功只務攻擊也既又丁寧之說李煜無

道。暴虐其民。我遣汝征之。本爲救此一方人性命。城破之日。切不可殺戮平民。設使李煜不降。擁兵困鬭。罪雖難赦。情亦可憐。則煜一門家口。務要保全。不可殺害。太祖既囑付曹彬了。又以一口劒授之。說道。大將有權。然後朝廷恩威得行。今以此劒與你。凡副將以下有不遵號令者。並許先斬後奏。潘美等正是副將。聞之。皆悚懼失色。無不遵奉號令者。先是王全斌平蜀之時。縱兵擄掠。多殺生命。上每以爲恨。以曹彬素性仁厚。故專任以江南之事焉。其後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李煜既降。待之極有禮。固彬之能奉行德意。亦太祖之仁恩及于無窮也。

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右請其故曰。

爾開諸門此如我心

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京城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太祖一日視朝畢。退坐於便殿中。怏怏有不樂之色。如此者久之。左右請問其故。太祖說。汝等見天子尊榮。只說這皇帝是容易做的。不知爲君者日臨萬幾。事事當理。心裏纔放

得下。朕早開臨朝。有一事不及深思。乘着一
時快意。輕率就處分了。遂致差誤。卽今悔之
無及。是以不樂。可見做天子甚不易也。太祖
又嘗宴近臣於紫雲樓下。因論及民間疾苦
的事。乃論宰相說。那田野小民。雖有愚蠢無
知。不能辨菽與麥的也。都是朝廷的赤子。藩
侯專制一方。民命所關。若不爲朝廷撫字愛
養。務行苛虐之政。嚴刑暴斂。使小民無所控
訴。朕決當盡法處之。斷不姑容也。又京城宮
殿新成。太祖御正殿坐。令前面洞開諸門。望
之皆端直軒豁。無有壅塞遮蔽處。因謂左右
說。這門庭正直光明。容不得一些邪曲。恰似
我心一般。少有一毫邪曲。人皆得而見之。無
所逃蔽矣。按太祖創業之初。憂勤惕厲。惟恐
一事之誤。致萬幾之叢脞。一民之困。貽四海
之怨咨。故其言之懇切如此。至於心無邪曲

之一言。尤爲知本之論。爲事爲民。皆由此出
漢唐諸君所不能道也。其身致太平。而開有
宋三百年之業。宜哉

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
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
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
曾不愧耻。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

太祖又曾與宰相薛居正等說。君心乃萬化
之原。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天下國家可
理也。朕觀自古爲君的。少有能正其心。而自
致於無過之地者。朕爲此故。早夜不寧。悚然

畏懼惟恐此心一爲非僻所干則救之無及
必乘其未發而防範之恐此心一爲嗜慾所
蔽則攻之甚難必及其未行而窒塞之欲以
先正其心立於無過以庶幾古帝王以德化
人之義耳若唐太宗天性高明不護已短受
人諫諍之疏雖至於直言相訕以彰其失也
欣然受之而不愧耻人皆稱之然以朕觀之
與其既爲不善而後更改孰若防之於微而
不爲不善使上無失德而下無間言豈不更
爲勝哉蓋人君一有過失雖即改之所損已
多唐太宗雖能改過而不求無過故太祖譏
之如此但人非聖賢不能無過苟聞其過則
其過將日寡矣自謂無過則其過將日積矣
夏禹懸鐘鼓鐸磬以求四方之言而興周厲
王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而亡然則唐太宗
之樂聞直諫亦自不可及此又明主之所當

太宗思振淹滯

太宗皇帝

名匡義是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宴貢士于開寶寺帝思
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
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
及親試舉人閱其十舉至十五舉者百二十人
并進士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二百七人

錫宴詩章謝表

幷賜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鞾笏錫宴自爲詩二章賜之

宋初取士有進士科試詩武論策有諸科試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九件以其各習一科所以叫做諸科皆一年一舉由本州取送禮部禮部考試中式者列名放榜賜及第出身有差史臣記太宗卽位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初開科取士諸貢士中式者皆賜宴于開寶寺中此時內外衙門缺官甚多皆須選補又思士子有久淹滯不得進用者思振拔而用之乃諭侍臣說用人之道求之貴廣選之貴精然不博求則無以爲精選之地朕欲廣收天下才俊美彥之士於科塲中不敢望取拔十人便有五人可用只得十人之中有一二眞才實學替國家幹事的人亦足爲致治之具矣至是親覆試舉人於講武殿閱貢籍得經十舉至十五舉者得一百二十人幷進士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撿閱其年深至十五舉以上的進士及諸科共得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同本科出身又九經中有七人不中式例該發回太宗憐其久困塲屋老而無成也都收錄特賜同三傳出身前此進士諸科每一舉總不過百人這次所舉共有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鞾笏錫宴於開寶寺太宗又自爲詩二章以賜之恩禮

之盛。前時所未有也。然此時當開國之初。在野賢才。未得盡用。故太宗廣收博取。特加恩賜以寵異之。所以網羅豪傑。開其進用之路也。若承平日久。士習已定。則又當慎選舉。精鑒别。以羅真材。儻令不中格者。皆得以淹滯見收。則濫進之門啓。僥倖之途多。掄才取士之典輕矣。此又

用人者所當知。

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

一榜盡賜及第

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宋時以洛陽爲西都。即今河南府地方。布衣。是白身無官職的人。先是太祖行幸洛陽。有箇布衣之士。叫做張齊賢。獻策于太祖。條陳十件事。一件伐北漢以取并汾。一件富百姓以固國本。一件廣封建以藩本支。一件敦孝行以廣至德。一件舉賢能以備任使。一件興太學以養人才。一件視耤田以勸農桑。一件選良吏以典教化。一件懲姦惡以正風俗。一件謹刑罰以重民命。十事之中。太祖只取他四件事以爲可行。齊賢固執。說他十事件件都好。太祖怒其不遜。令武士扯出去。及回鑾到京。與太宗說。朕昨行幸西都。他無所得。但

得一箇賢士。叫做張齊賢。此人有經濟大才。但我要權折他的英氣。不與之官。留在他日待你做皇帝時。可使輔佐汝做宰相。致太平也。太宗牢記在心。到這年開科選士。齊賢也來應舉。考官一時失於選擇。將他名列於下等。不在取中人數。太宗見之不悅。特命一榜裏百。不分上下。盡賜及第。故齊賢也得入選又特與他做大理評事。以京官職銜通判衡州。宋時通判職任最重。進士及第在高等者。乃得除授此官。張齊賢甲第在後。而選授獨優。蓋太宗遵太祖之命。欲大用之也。其後齊賢果能慷慨任事。為一代名臣。亦可謂不負所柬矣。

五月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封俶為淮海國王。

俶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甲兵求還帝不許俶乃籍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之帝御崇元殿受之俶朝退將佐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帝以淮南節度管內為淮海國封俶為王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

禮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

太平興國三年五月吳越王錢俶以其地來歸太宗詔封為淮海國王史臣因敘說錢俶之祖名錢鏐浙之臨安人也當五代時起於販鹽據有吳越之地自稱吳越王傳至錢俶遇宋太祖之興俶知天命有歸遂稱臣奉貢執禮甚恭然其土地尚未入於版圖至是來朝京師適值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來獻俶心中恐懼乃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納其甲兵求還本土太宗初不許俶乃造冊開載所管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人盡數獻於朝廷太宗嘉其誠款特御崇元殿受之初時俶欲納土歸順恐他手下的將佐不從因此不著衆人知道只自以己意獻上及朝退將佐始知之皆慟哭說吾王已委身於朝自今不復歸國矣太宗既受其獻乃以淮海節度所管地方為淮海國改封俶為淮海王俶弟儀信並授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各授官有差又推及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授為節度使凡賞賜物件及接待禮貌都極其隆盛冠絕於一時焉按是時宋一統之業已成負固如北漢者猶欲以孤壘自全使王師累出誅戮無辜而俶獨能保全一方以歸於宋不致血刃非但忠順可嘉抑亦有仁者之功矣此史氏所以特書之歟

聖人舉事動在萬全

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

其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

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聖人安內以養外

戰而勝若重之譁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

帝王先根本堯舜廣推恩於天下

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幽是幽州薊是薊州卽今順天府地方此時爲北虜遼人所據太宗既平定天下要復中國舊境自將伐遼爲遼將耶律休哥所拒不能成功至是班師還京一時獻議者皆言今中國士馬方盛宜及時進兵急取幽薊地方張齊賢度量時勢未可乃上疏諫之大略說聖人舉事動必求其萬全不敢徼倖以成功故百戰而百勝猶爲徼倖非萬全也不若不戰而自勝先立於不敗之地而坐收其功此爲上策也陛下若能重之譁之憂勤圖治則

國富兵強。在我者有餘力。而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矣。自古邊境之患。豈都起于夷狄。也多因邊吏騷擾生事。致開釁端。若使沿邊一帶諸寨。選用良吏。撫御有方。只教他高築墩臺。深掘濠塹。休兵息馬。畜力養鋭。以逸自處。而待敵人之勞。寧我致人。而不爲人所致。這正是古人所謂揀精兵。不如擇良將。靠一己的膂力。不如集衆人的謀勇。能如是。則邊方寧靜。而河北之民。可得休息矣。今乃計不出此。而欲與之角勝於疆埸。幸功於難必。非所謂不戰而勝。萬全之策也。臣又聞之。天子以六合爲一家。則當兼容並蓄。以天下爲心。豈止於爭尺寸之土。以爲廣。角戎狄之勢。以爲強而已哉。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以保安人民爲本。以制服夷狄爲末。以中國爲内而務求安定。以夷狄爲外而聽其自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圖根本。愛養生民。而可以建太平之業者也。堯舜之道。豈有他術。只是推廣此心之仁恩。以及于天下之民而已。其所謂推恩。只在安全而利養之。使無死亡窮苦之患。民既安利。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遠。戎狄之人。自將慕德歸義。欽襁而來朝矣。何用興師動衆。以伐之哉。齊賢此疏。可謂深知治本。惜乎太宗不能從。以致曹彬一敗于岐溝。楊業再敗于陳家谷。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圖邊事者宜三復此疏焉。

十一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

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卿等愼之。又謂蒙正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參知政事。是下宰相一等。參預朝政的官。樞密院。是掌管軍機戎務的衙門。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太宗以參知政事宋琪李昉。同平章事。知開封府李穆。翰林學士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右補闕張齊賢。大理評事王沔。同僉書樞密院事。太宗既簡用此數人。擢居要職。因論宋琪等說。自古君臣相與。莫不欲長治而無亂。然世之治亂無他。惟視廟堂之賞罰何如耳。誠能於有功者賞之。或厚或薄。各當其功。於有罪者罰之。或重或輕。各當其罪。則賞罰出於天下之公。人心自然悅服。而天下治矣。若以賞爲飾喜之具。任着一時喜歡卽便行賞。不論他功之何如。以罰爲飾怒之具。任着一時惱怒。卽便行罰。不論他罪之何如。則賞罰出於一人之私。人心莫不憤怨。而天下亂矣。一賞一罰。關係之大如此。卿等職居政府。凡於賞罰之施。切宜詳愼。不可徇私滅公。以爲基亂之地也。又論呂蒙正說。凡士當窮居未遇之時。見當世政務。有一差失。不合於理。卽鬱鬱不滿於心。思欲盡言而無其路。及列於位。居可言之時。得以獻納其可替廢其否。却又避諱不言。豈不自負其志。自今

朝政有闕。卿等當竭其底蘊。為朕言之。所言的雖未必句句切中。亦可因而講求。大家商議而改之。使合於道理。朕固不敢自負其崇高之位。使人隔絕而不言也。夫上無鑑別之明。則賞日僭而刑日濫。朝無諫諍之士。則臣日諂而君日驕。國之禍亂。恒必由之。此太宗所以惓惓于諸臣也。然惟人主之心公。則臣下自不敢私。而賞罰必當矣。人主之心虛。則臣下自無所隱。而過失必聞矣。是又未可專責之臣也。願治者宜加意焉。

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帝勤於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呂文仲為翰林院侍讀。王著為侍書。太宗天性好學。勤于讀書。每日自巳時朝退之後。即覽觀書史。直到申時方纔放下書卷。又特詔開館。命翰林學士李昉等。將前代書籍。分類編輯為書。以資博識。書成。叫做太平御覽。總計一千卷。太宗自立書程。每日進讀三卷。宰相宋琪恐誦讀太勤。聖躬勞瘁。請少休息。太宗說。朕每一開卷。便覺聰明啓發。日有進益。心裏喜好在此。自不知其為勞苦也。朕所以每日限讀三卷者。欲以周年之力。讀遍此千卷書耳。其勤學如此。每於萬幾之暇。則問呂文仲以六經中有不

通曉的文義。又問王著以真草篆隸等用筆之法。問葛湍以點畫聲音等字學之法。大抵人主之情。必有所好。或好酒色。或好狗馬。或好田獵。或好遊宴。或好財利。皆足以戕生伐性。敗德喪身。惟好讀書寫字。則有益於身心。有裨於治理。故自古英君聖主。莫不留意焉。宋太宗以創業之主。猶孜孜問學如此。况繼體守成者。可不勉哉

雍熙元年春正月。詔求遺書。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宋時於禁中建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叫做三館。雍熙元年春正月。太宗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常以五代兵火之後。書多遺失。乃下詔求遺書於四方。因謂侍臣說。自古及今。君天下者非一人矣。其教化所出。必有箇根本。治亂所由。必有箇原始。世遠人亡。全靠那書籍上記載得明白。後世得以稽考。有所取法。若没了書籍。則千百世之下。雖欲知其本原。亦何從尋討。而取以為法哉。今三館所貯之書。遺失者尚多。不足以備參考。這是國家一闕典。乃詔募中外士庶之家。有以所藏書來獻。多至三百卷者。特議紀錄旌獎。以酬之。其餘三百卷以下。量其卷帙之多寡。分為等級。優加賞賜。若有愛惜珍藏。不願將書送官者。但借

其書抄之。仍以原本發還。詔下之後。中外人家但有遺書者。都來獻上。於是四方之書。間出。而古今載籍。盡歸四庫矣。大抵物常聚於所好。人主好珠玉。則珠玉至。好淫巧。則淫巧之物至。太宗好書籍。而四方之書。聚於冊府。於以開一代文運之盛焉。可謂好得其正矣。

三月。以楊延慶等爲知州。帝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州。教化大行。境內祥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

刺史。即州太守。雍熙元年三月。太宗選擇守臣。以楊延慶等十餘人。爲各處知州。太宗因諭宰相說。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爲民。然惟刺史之任。與那百姓每最爲親近。必須有才力。有操守。實心愛民的。方爲稱職。儻誤用不才的人。貪贓壞法。那百姓每被其虐害。負屈含寃。莫可控訴。其禍可勝言哉。昔後漢時。有秦彭做潁州太守。他能興利除害。爲百姓造福。教化大行。致令所屬地方。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等諸般祥瑞。可見做好官的。上天也未嘗不昭鑒也。宋琪因奏說。秦彭一太守耳。政善民安。天且悉之以祥瑞如此。况於君天下者。若能奉天子民。使海內乂安。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矣。豈止一郡之福而已哉。夫天下郡縣至多。民間利病。朝廷豈能悉知。得一良牧。則一郡生靈受其福。否則一郡生靈受其害。所係誠不小也。然須朝廷加意鼓舞。重循良之選。峻貪酷之罰。甄別不差。然

古人恥
其君爲
堯舜
蒙正無

後人人盡力。自古明君未嘗不操
此術而治者也。圖治者宜留意焉。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王沔叅知政事張宏爲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帝諭普曰卿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寛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普開國元老蒙正

以後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太宗既復趙普相位乃加普爲太保兼侍中。又拜呂蒙正同平章事。與普共理機務。以王沔叅知政事。召成都鎮撫使張宏還京。爲樞密副使。以翰林學士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太宗諭趙普説。凡人有權勢的。不期驕而自驕。卿位極人臣。權勢已盛。正宜持正守謙。愼勿以此驕恣。但能謹守國家法度。薦擧天下賢能。明賞罰之典。以布公道。克愛憎之私。以定取舍。則相業光明。人心悦服。天下何憂不治。至於朕之所行。或有未當。卿宜即時救正。不可面前曲從。以成朕過。古人愛其君。必欲使之爲堯爲舜。若其君不知堯舜。則引爲已責而耻之。此正卿今日之事也。卿其念之哉。此時呂蒙正同在政府。其爲人。質實厚重。寛

大簡默時論翕然重之平素以正道自守不肯阿旨取容遇國家政事該說的便說無所避諱每論時政或太宗不能聽從卽再三執奏反覆明其不可必求依允而後已太宗見其無隱每嘉納之當是時趙普乃開國元老勳名齒爵舉朝無與為比蒙正以後進之士同居相位普絕無忌刻常稱他是台輔之器甚加敬重有濟濟謙謙之風焉夫惟明君為能擇相惟大臣為能有容太宗復相趙普不忘耆舊而又以蒙正之正直者參之可謂善擇相矣普以開國元勳推獎後進畧無嫌疑有古大臣休休之度焉其相與以致太平也不亦宜哉

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

寇準可大任

寇準為樞密副使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於是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淳化二年夏四月。太宗命張齊賢。陳恕。爲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院副使。先是寇準爲樞密院直學士。一日嘗奏事於殿中。準所言與上意不合。太宗惱怒而起。寇準就扯住太宗的袍服。請還御座。將所奏的事。裁決停當。方纔退去。太宗乃嘉獎之說。朕今日得寇準。就如唐太宗得魏徵一般。昔太宗每有闕失。魏徵卽犯顏苦諫。雖遇太宗怒甚而神色不移。今準能直諫。亦朕之魏徵矣。及是年天旱蝗起。太宗召近臣。問以時政得失。衆皆稱說不敢正言。都對說是天數如此。不關人事。獨寇準奏說。周書洪範篇中。論天人之際。有感必應。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無有差忒。今歲方大旱。論其徵應。當是刑獄有所不平。蓋匹夫含冤。上干天地之和。故致如此。此時太宗常留意刑獄。每親自審錄囚犯。見謂他刑獄不平。不覺發怒。起入禁中。少頃。又召問準。卿說刑獄不平。有何指實。準請宣中書省樞密院官到來。奏陳刑獄不平之狀。於是太宗以寇準忠直任事。可以大用。故有樞密副使之命焉。大凡人臣阿諛苟容者多。剛直敢言者少。此非獨人才之難。亦上之人好軟熟而惡方正。以致如此。彼魏徵與寇準論事。常犯人主之怒。然二君皆能屈已以從之故功烈垂于二代。俱稱太宗。不亦宜乎。願治之主。幸毋疎骨鯁之臣可也。

學士之職淸要貴重

夏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淸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

前呼後擁延賞宗族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帝然之

淳化四年夏五月太宗以中書舍人張洎職方員外郎錢若水爲翰林學士太宗因諭侍臣說翰林學士地居禁近職在論思最爲清要而貴重非他官可比朕今雖貴爲天子然常以不得做這官爲恨卿等須自己愛重勉圖舉業不可徒取清華致負此官職又說士在草野之中與平民無異一旦應舉出仕遭逢明時致位通顯穿着朱衣掛着紫綬前徒呵呼後人簇擁又蔭及其宗族子弟並受國恩書生之榮可謂極矣豈得不竭其誠悃以報知遇乎若水對說陛下所言固是臣子之分然臣之報君實有不係於此者彼恬退高潔之士爵祿不入於心雖寵之以名位固不以是爲光榮秉忠守正之士忠義根於天性雖所遇有窮通亦不以是而變其志操一則不可以爵祿拘一則不必以爵祿勸可見爵祿者乃上之所以厚下而非下之所由以爲忠者也如或以爵祿榮遇之故然後效忠於上則其心必不純其忠必不固不過中人以下者之所爲耳豈可槩望之諸臣乎太宗深以其言爲是然天性忠義不因爵祿而後勸者上臣也千百中無一焉人君之治天下如

必待上臣而後任之。則天工之曠廢者多矣若木之言。雖人臣自靖之道。而非明君馭下之術也。明主之所以馭臣。有德而後爵之。有功而後祿之。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而人臣之事君也。量能而後受官。度德而後居位。不以無德而尸位。不以無功而冒賞。斯百王不易之道也。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蓋陛下不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於林園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蒙正器量我不如

太宗至道元年夏四月。平章事呂蒙正。知樞密院事柴禹錫。參知政事蘇易簡。俱罷相。不與政事。史臣因記呂蒙正在中書爲宰相時。太宗曾要遣人奉使於朔方遼國。諭宰相擇群臣中素有才幹可使外國者以聞。蒙正因擇一人。以其名奏上。太宗以爲不稱。不許。他

曰三次問蒙正。蒙正三次只將此人奏上。再不改易。太宗說。卿何如此固執。全無變通耶。蒙正對說。臣非固執不通。蓋因陛下未諒臣之心耳。固備道此人。素有才識。堪以奉使。除了此人。別的都不及他。夫人臣之義。當以忠誠正直事其君。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寧可一時違拂上意。不可誤國家的大事。若諂媚邪佞。只順着人主的意思。要用便用。要舍便舍。以求取悅於一時。萬一舉措失宜。誤國僨事則其罪愈大。此臣之所不敢爲也。此時同僚官皆竦息畏懼不敢動。而蒙正慷慨直言略無回互。太宗退朝。與左右說。蒙正氣量凝厚真有擔當。朕也及他不得。既而竟用此人。果然稱職。可見蒙正知人之明。與其謀國之忠。事君之誠如此。及至罷相。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河南。是蒙正本貫地方。每日只引親戚

故舊於林園之中。歡宴敘情。爲政不務苛細只尚寬大簡易。擇僚屬中可用者委任以事。已則總裁其大綱而已。大抵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故委任賢臣。所以審圖國是若但以人主之意裁決。必不能盡究天下事理之極。雖攬獨斷之權。實生意外之虞矣。此呂蒙正不欲妄隨人主意。以誤國事也。而其治河南。委任僚屬。意亦如此。太宗始雖未諒終至信服。亦可謂英哲之主矣

通鑑直解卷之二十四

音釋

邃音遂窮也又深遠也　綴音墜聯丨也縫緝也　斌音彬文質貌亦作邠　卹音恤賑丨也　髦音幣毛市又道狀也　熀音滉火焰也火盛貌　韡音靴履也　灝音浩　鏐音流紫磨金也　沔音湎水名出武都沮縣東南入江又丨池州名　帙音直小囊也青表也　潁音影水名州名又姓又音窮

享和辛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